



降生與蹟的蘊藏

著 萊 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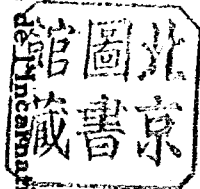
譯 良 士 周

准 姚 理 代 務 教 海 上

版 出 館 書 印 灣 山 土

■ 降生奧蹟的蘊藏 ■

Gaston Salet: «Richesses du Dogme de l'Incarnation»



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衆山小。」教義中也有絕頂，登臨縱目，層巒起伏，一覽無餘的絕頂，便是降生奧蹟。降生是信仰的中心，這毫無疑問。有人對於天主教下過這樣的批評：『說天主教是一種學說，不如說是一件事實。』的確，天主教是事實，天主降世的事實；宗徒傳下來的教會，實際只是和基督聯繫。天主教最初由耶路撒冷傳至安提阿城，城中居民稱教友爲『Christiani』，『基督的人』，這確能道出教友的真面目。

本文先說明降生奧蹟的意義，臚列教會的指示，進而研究這奧蹟和宗教，和人生，和世界的關係。『研究』，更好說『欣賞』，登高遠眺，常嫌時間太短促，大塊煙景，祇給我們一些籠統的印象。降生奧蹟是無涯的，欣賞不盡的，短短一瞥，至少能引起我們的興趣，鼓勵我們進一步研究。本文不想作深入的介紹，祇列舉主要的線索，希望讀者自己揣摩補充。

△四百年奮鬥與研究▽

降生與跡的本質，可以用四句話包括一切：基督是真天主，基督是真人，基督是一不是二，同一基督是天主又是人。

這四句話，文法上分折起來，再簡單沒有了，但是我們的理智却看出了一個可怕的問題。當然有許多人找尋解答，有些人師心自雄，走入歧途，掀起了異端。四百年中教會一面堅決保衛教義的完整，一面竭力研究，確定與跡的條文。

天主教興後不久，便有人想簡化這與跡，想剛削一部分，配合大眾的胃口。他們發明了『幻像說』（Docéisme），稱基督只有人的形狀，因為假使天主真的降生為人，這太失體統了！

教會說：天主不變戲法，不設騙局，天主決不偽裝，基督是真正的人。

不久第二派異端起來了：不錯，基督是人，但不是真正的天主。基督是天主最歡喜的人，天主待他如親生愛子。這便是『猶子說』異端（Adopionisme）。

教會說：基督不只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大聖人：大先知，基督是真正的天主。

第三派說：假使基督是真天主，是真人，基督同時是天主和人，『天主』和『人』該有實在的結合，普通的並列是不够的。基督身上，天主第二位替代了人性的理智，纔能有這種密切結合。這是第四世紀阿波利納（*Apollinare*）發明的異端。

教會駁斥該說，聲明基督是真正的人，完整的人，該有人的理智。

有理，但是天主性和人性怎樣結合呢？聶斯托利（*Nestorius*）想出一種辦法：基督是真天主，該有天主的『格位』，基督是真人，該有人的『格位』，兩『位』密切結合，實際不分彼此，但是不能說：『天主生於瑪利亞，天主釘死十字架上』。

教會在四三一年以弗所公會議上宣佈：基督只有一『位』，一個『我』，天主的『我』。『沒有亞巴郎以前，已經有我』若望福音八章五十八節『我渴』，同上，十九章二十八節是同一的『我』。

依提基斯（*Eurycles*）攻擊聶斯托利，矯枉過正，走入另一極端：基督是一不是二，基督只有一『位』，那末也不應該有兩『性』。降生的時候，『天主性』吸收了，或至少改變了『人性』，兩性混合為一。

教會在四五一年加爾西頓公會議上說：絕對不。基督是天主，但也確實是人類的

兄長。基督不是介乎神人之間，半神半人的怪物。

四

這些異端的起因，是人們想在信仰上標新立異，獨樹一幟。學習教義，是我們教友的天職。但是誰想澈底了解奧跡，這是緣木求魚；誰想簡化奧跡，使奧跡淺易近人，便要害己害人了。

異端的興起，督促教會闡明信仰。我們祇消一讀加爾西頓公會議的決案，這決案直截了當，使人無法迴避曲解：

「我們根據先知的預言，耶穌自己的啟示，和教父所定的信經，我們一致宣佈：天主聖子，吾等主耶穌基督是一不是二，有整個天主性，有整個人性，是真天主，也是真人，有肉體和理性的靈魂；有天主性，和聖父相同的天主性，有人性，除罪惡外，和我們一樣的人性；論天主性，是太初生於聖父，論人性，是最近生於「天主之母」童貞瑪利亞；基督是一不是二，是天主的獨子，兼有兩性，兩性不混雜，不分割，因為兩性的結合，並不損害兩性的差別，兩性的「屬性」，完整不失，同屬於一「位」。因此不能說聖子分裂為兩「位」，相反吾等主耶穌基督就是天主的獨子，天主的「道」。」

我們所以追述這長期爭執的歷史，是為證明教會早已完全認清自己的立場，知道

降生與跡是自己的生命線，誰破壞這與跡，就是破壞教會本身，就要推翻整個教會。

讀者聽了『幻象說』，『猶子說』，『聶斯托利』，『攸提基斯』，這些古怪名字，恐怕要認為海外奇談，妄言之，妄聽之；教會四百年奮鬥，和吉訶德先生大戰風車，不相上下！『爲什麼異想天開，和福音弄玄虛呢？擾攘四百年，幾乎使教會東西分裂，真是小題大作，教會未免太頑固了！』

『一位兩性』，其實就是若望的『道成人身』若望福音，一章十四節，保祿的『彼神也，與天主等齊，乃屈尊紆貴，甘自爲僕，而降生爲人』致斐理伯人書二章六，七節一二語的註腳。

『一位兩性』，就是說基督是和聖父一樣的天主，不分尊卑，德能智慧相等，基督是和我們一樣的人，有肉體官能，有印象感覺，能發育能進步，有理智思想，有愛惡情感。『一位兩性』，不過說基督是一不是一，不分人性的『我』和天主性的『你』。

這一端信仰關係着教會的全局。誰和馬丁路德一樣說：『基督是神是人；和我有什麼關係？』也會說：『教會和我有什麼關係？熱心有什麼用處？』還可以進一步

說：「人生，歷史，世界的意義，和我有什麼關係？」因為降生與跡是真宗教的基礎，降生與跡決定了人生的價值，歷史的意義，世界的前途。

六

一，降生在宗教上的後果

哈爾那克 (Harrack) 說：「基督的教會，不該和其他宗教並列，基督的教會纔是宗教」。天主教所以不單是「勸人爲善」的一般宗教，天主教所以是獨一無二的真宗教，是因為「天主降生」的教義。

人類不斷在追求天主，請宗教帮忙尋覓天主。宗教該是天主和人類的會面。

「天人相會」，看去不是頂容易嗎？天主無所不在，不就在我們心中嗎？但是這天主可望而不可即，看去近在咫尺，走上去却又遠在天涯。「天人相會」是沒法實現的幻夢。天主是萬有，我們是虛無，天主是無限神聖，我們是卑鄙醜陋，天主和人類之間，隔着無限距離。那裡去找一位介紹人呢？怎樣興造一座貫通天上人間的橋樑呢？怎樣使天主不失爲天主，人依舊是人，而天人攜手呢？誰能測量天地的距離，消除神人的隔閡呢？

這沒法解決的問題，被天主教解決了。天主降生，是事實的答覆。以前各種教門，無法可施，不得不製造各式非神非人，半神半人的怪物，請它們從中斡旋。天主教是例外：基督身上，天主性和人性有不能形容的結合，結合并不混淆，天主性並不減削，人性也不失掉本來面目；不混淆，并不因此有隔膜，基督身上，天主性和人性結合於一位，一個『我』，天人的距離，完全取消了！

天主和人類因此會面了，會面的地點，就在基督身上。基督是宗教的偉大成功，基督就是宗教，最純粹的宗教，宗教的現身。

從此我們可以懂得：

為何天主教是最完美的宗教，為何天主教的價值基於『降生』？

為何天主教就是天主的啟示，不是一種普通的理論？

為何天主教就是人類的最高法則，不是一種良好的倫理學說？

為何天主教就是生命，不是生命的一條支流？

因為天主教是天主降生為人的宗教，只有降生為人的天主纔能說：『我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。』若望福音，十四章，六節。

△「向我們講述天主」▽

天主教是絕對的，決定性的啟示。有人要說：世界，人類的思想，常在進步中，「絕對，決定性」未免太誇口了！

天主果然能假手於「先知」啟示世界。但是先知們所受的「靈感」，不論高到什么程度，他們究竟沒有親見天主。這樣，啟示的出發點已經有欠缺。況且人的言語怎能翻譯天主的意思？先知們說話時那副吞吞吐吐，辭不達意的窘態，不是最好的證據嗎。「唉，唉，我真說不來！」他們也感覺自己不能勝任。牽強的，不連貫的比喻，用字造句，都緊張到極點，黑暗之中，閃出幾道光芒……因此現代主義的學者挪揄着說：「天主講話？怎樣講的？天主有嘴嗎？誰聽見了？」

對於這些問題，你可以大胆地回答：「是，天主有人的理智，有人的聲音，有人的嘴，許多人聽見天主講話。」因為基督有這特點，他同時是天主又是人。聖若望說：「天主，從來沒有人看見過，只有在聖父懷中的獨子，將天主向我們表揚出來了」若望福音，一章十八節若望這句話，一面提出，一面也解答了啟示的問題。

基督能向我們表揚，講述無聲無臭的天主。

他是聖父的獨子，只有他認識聖父，也只有聖父認識他。他是聖父的『道』，聖父的言語。他創造了人的理智，人的言語，人的理智和言語便是他的反映。他不像我們需要研精覃思，纔能發現真理的點滴，他就是真理。

基督身上既然天主性和人性結合，他的靈魂一面能直接諦視天主，一面能運用人的概念和言語。

他能選擇最適當的概念，表達玄妙莫名的奧理。『永生的真理所使用的概念，判斷，言語，決定了受造的真理。』當然基督所用的字句，也是有限的，不能包括無限，但是既經基督使用，比較起來，一定是最完善的。因此基督確定，充實了人類的宗教詞彙。他用人的言語忠實地翻譯出天主的秘密，他把啟示帶給世界。

他的話流傳到現代，因為宗徒們耳聞目視親炙『生命之道』，宗徒把所見所聞傳給教會，教會經宗徒而親聆基督的聲類。因此『我們背誦信經時，就是基督說話的聲音，這聲浪兩千年來連續傳播沒有間斷過。』我們每人知道自己把握着真理，不需要個人發明；但是還該作進一步研究，進一步認識，研究認識是永無止境的。

△『道德』變成『愛』▽

十

天主教既是人而天主的宗教，是人類真正法則，最高法則的宗教。

刻在石碑上的法令，使人望而生畏的法令，耶穌認為不夠。耶穌的新法，不是寫在書卷上的條文，耶穌本身就是法律。他不單指示我們道路，他就是道路，引人入勝的道路。有人說：『人生是理論的體現』，那末『耶穌的一生就是道德，教義的現身說法』。他的言語，他的行動，他本身一切都是教訓。聖奧斯定說：『他是聖父的言語，他的一舉一動都是言語。』

這新法，比了各國最精密的法令，內容効力都高出萬倍。任何法律，要盡情偽之隱，則失之疎，要通萬世之變，則失之密，世界上決沒有一仍不易的金科玉律。

耶穌的山中聖訓或晚餐留言，於其說是法令，不如說是一種永久永性的行動路線，更好說是已經實現的理想。聖多瑪斯說：『他是聖德的化身。』他在我們面前表演着天主怎樣活人的生活，什麼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耶穌洞悉人隱，當然能制訂完全適合人情的法令，但是他更願意給我們守法的精神，他自己的精神，天主兒女的精神，能補足文字所不及的精神，效法天主聖子恪守法律的精神。

最後，他在我們心中放下了『愛』，這是驚天動地的大革命。義務，責任：總不能完全束縛人，法律只能激動少數人的心絃。『邏輯』是重要的，但不是『認識』，法律是罷不來的，但不是愛。『爲搬運東西，製造了許多牢固的麻袋，可惜忘了把背袋的決心放進去！』（法 Pascal 的比喻）假使法律就是我們心愛的人，那末情形完全改變了，我們心中會發出一股可驚的力量，推動『責任』。最嚴峻的法令，也變爲『我愛你』的表示。『我愛貧賤，因爲他愛了貧賤』，（法 Pascal 語）這一句話可以總括古今聖賢，任何真正教友的一生。我們教友都不像大哲學家康德，都沒有使『自己的行動成爲普世準則』的奢望；我們教友的『直言命令』是保祿所說的：『基督的愛使我們欲罷不能』致格林多人後書，五章十四節

天主教是行爲的最高法則，因爲天主教是愛，對基督具體的愛。

△『使他們有生命，有充沛的生命』▽

基督一人而天主的基督一的宗教，也必然是生命的宗教。基督只有一個計劃：『我來是爲使他們有生命，有充沛的生命。』若望福音，十章十節 這計劃只有耶穌能執行。既然他是天主，也是天主的生命；是人，和我們接觸，能把生命傳給我們。『接

獨』，更好說『傳染』，因為生命比病菌更富於傳染性。耶穌的人性，和天主第二位結合而聖化，成為人類聖德的泉源。因為天主第二位取了人性，不能不和整個人類發生關係。聖額我略納西盎說：『他懷抱我們全體，像砵母和麵粉滲和，麵粉全部發生變化。』降生時，原則上基督已經和全人類結合，以後經過教會，和每人實際聯繫，教會是降生的直接後果。

教會不是基督偶然的措施，也不是救贖工程的插曲，教會早已包括在降生的計劃中；有降生，一定有教會，照菩緒埃（Bossuet）的說法，『教會是基督的傳佈』；照穆勒（Moeller）的說法，『教會是降生的延長』，照聖保祿的說法，『聖子本來有『天主的形式』，屈己自下，取了『奴才的形式』，度人的生活，現在再用『教會的形式』，繼續在我們中間生活。』

天主教所以超越一切宗教，完全因為降生奧跡。

天主教不但有嚴密完備的組織，——這一點，反宗教的人也推崇備至的——，不但有卓越的教義，不但是天主的奇蹟（生氣蓬勃，歷久不衰，常能適應環境，改造社會），不但像猶太古教代表着赫赫在上的天主，天主教還能給人超性生命，天主教托着基督，

因爲天主教就是基督；不是暫時光臨的基督，是「和人類在一起，直至世界末日」瑪竇福音二八章二十節的基督。

因爲有降生奧跡，教會的教訓命令，就是基督的教訓命令；教會的祈禱，就是基督的祈禱，是聖子代表人類，向聖父說話。因爲有降生奧跡，「聖事」不是普通的宗教儀式，聖事使我們和基督相會，聖事就是基督的生活行動，聖事是基督行動的「奧跡化」，行動改編爲符號，有實效的符號。

因爲教會是降生的延長，基督不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，世界變成「聖地」，每一小時是加黎里省的鐘點，救贖工程永久是現實的，十字架就豎立在我們面前，我們每人接到了基督的請柬：「來吃生命，來喝生命」。（聖奧斯定語）

△哲學和宗教的幻夢▽

降生決定了天主教的地位，超越世界上任何宗教或哲學的地位。天主教便是「人而天主」的宗教，能滿足人類任何合理的志願。

我們在各式迷信中，可以看出一部分真理，便是：人類常希望接近天主，希望天

主來參加我們的生活。因此有人說：「爲和天主接觸，不得不想像一個有限的，和我們差不多的天主。」聖伯爾納多大胆地說：「想起了天主，誰不在心中替天主塑了一尊偶像？」

迷信的結果，是將天主降格了，使天主變成成人，待天主如凡夫俗子，甚至如毒蟲猛獸。

哲學家竭力保持天主的身份，「無限，超越世界，純有，至上神」的身份，不幸走上另一極端，觸在對面的暗礁上：天主變成高不可攀，不願受世界帶累，和世界毫無關係的神。這種觀念窒息了一切宗教：因爲誰能和「純有」交談呢？誰會想起「本體」而激感流淚呢？誰肯在「永久公理」前屈膝膜拜呢？

許多人因此落在「泛神論」的圈套中。泛神論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那麼愚蠢可笑。泛神論是一種怪迷人的宗教：神是無限的，却和我合爲一體，我在神體內，我靠神體而生活，神就是我的本體，我的活動；另一面，神之所以存在，也靠了世界，神因我而自覺；這樣天人交融的理想終於實現了！

這種學說的確很巧妙，可惜不過是夢囈！根據泛神論，神替代了「我」，我的罪惡也該由「神」負責；同時泛神論並不是神人的真正結合，因爲我喪失了我的個性，

我消失在神體內，而神也沒有個性，我不是『我』，神也不是『你』，這是攪成一團，不是『我』『你』的真正結合，不是我們所希望的結合。

以上各種答案都不能滿足人心的需要。天主降生爲人的宗教給我們「一位和羈可親的天主」，——這是迷信的初意——「這天主並不失掉天主的地位，超越世界的地位」，——這是哲學的要求——「但是這天主不因此儼儼然，不屑看世界一眼，這天主和我們神交冥契」，——這是泛神論的理想——「却和我們截然不混：這樣我們和天主纔能有真正的結合，愛的結合。」

天主教滿足了我們的希望，超出了我們的希望。聖依肋納說：「基督將自己給我們，也就是將一切送給我們。」

二，降生與跡照耀下的人類和世界

除了宗教的後果外，降生與跡還澈底改變了人類，甚至改變了物質的世界。其實這也屬於宗教的範圍，因爲宗教包羅萬象，假使宗教不影響到人生和世界，還能算爲宗教嗎？

這變化不是立刻能發現的，也不是能完全明瞭的。我們不能因此懷疑。只要我們能透過人生世界的外表，着眼於內蘊的實質。

天主降生爲人，不能不受各種限制：不能生在某時某地，偏處於地中海和沙漠間的一叢爾小國中，過着數十年凡人的生活，免不了受種族，傳統，習俗的影響；種種限制，耶穌都接受了。但是不論耶穌如何卑躬屈節，以降生天主的資格，絕對辭不掉『世界中心，人類元首』的地位；耶穌的歷史不是世界史的一頁，是古今歷史的骨幹。降生，粗看起來，並沒有在世界上發生什麼作用，實際却是大革命，空前絕後的大革命，世界上其他革命只是人類志願的示威，五分鐘的努力，這志願是耶穌撥動的，也只有耶穌能滿足。群眾是麻木的，不易發醉的，許多人至今還沒有覺到酵母的作用。最要緊的是酵母已經放下，已經在耐心地工作了。

△人的再造▽

『人而天主』的基督創造了，再造了人，確定了人的價值，人的地位。

人的尊貴，推究其最後原因，是因爲人是天主的肖像。因此誰想打倒天主，結果却打倒了人。無神論自以爲提高人權，人或許能一度趾高氣揚，沾沾自喜，結果却受

壓迫殺害。歷史上，現在世界上，凡沒有天主的區域，和平時，人是豢養的雞豚狗彘，戰時是宰牲場內穀餼的畜生。這種待遇完全合乎邏輯，因為誰否認人是天主的兒女，當時要說人是化學或物理的製造品，高等猿猴，或社會的工具，國家的奴隸了。

天主降生，修復了天主的肖像，祝聖了人類。天主取了人性，人類因此獲得「神化」的資格。降生使每人和基督聯繫，人成為基督的肢體，能和基督同存共榮，能發射基督的光輝，都可以說是「基督的分身」。

人的地位因此確定了。每人的人格既以「天主降生」為基礎，每人本身有價值，不能轉移的價值。古代的奴隸，孩童，婦女，現代的落後民族，胎中的嬰孩，殘廢老弱，都是人，和別人有同等的地位和價值。

基督身上沒有贅疣，基督妙身的任何部分不可輕視。

人格提高，人的活動也跟着身價萬倍。降生的天主，不願作超人的表現，不願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。他在最後三年纔顯些靈蹟，但並不要鼓吹宣傳。耶穌過着一般人的日常而單調的生活。我們認為沒意義的生活，却因此光芒萬丈了。耶穌鉋板鋸木時，就進行他的救世的神聖工作。耶穌前，你可以說人生乏味，人生如牛馬，如螻蟻。耶穌後，對它該括目相看了。降生天主的行動，即使是最簡單的行動，你敢說它

沒價值嗎？基督入世後，我們和基督結合後，能變塵埃爲明珠，一呼一吸也能有永久的價值！

十八

△人類大團圓▽

基督不但恢復人的價值，也恢復了社會的價值。個人有個人的使命，社會一面該幫助個人完成使命，一面有權要求個人作重大的犧牲：那末，個人和社會究竟有什麼關係呢？個人有權利，社會也有權利；社會要管制個人，個人要脫離社會，自由專制，南轅北轍，怎樣調協呢？天主教的个人主義，不是現代自由論者的个人主義：降生與跡穩定了社會的基礎。因爲天主降生爲人，不能不是人類的元首；天主取了人性，不能不和全人類擁抱。人類合爲一『體』，真正的身體，基督便是這身體統一團結的因素。有人說的很對：『天主第二位取了人性，人類因此團結。』聖喜辣利講解福音上『山城』的譬喻瑪習福音，五章十四節說這山城就是基督，因爲基督不但是單獨的人，也是一個大團體，他懷抱着全人類。

基督要和人結合，不能不使人類先相互結合。所謂結合，是指真正的結合，心的結合。我們爲了地理，社會，或經濟的關係，也能結合，但是這種結合，只是強制性

的，是沉重的鐵鍊，把我們束在一起，這決不是友愛的團結，心的結合。

我們都知道人是社會動物。人自然而然地——至少爲了利害關係——組織團體，部落，國家。但是真正的社會，該以貢獻個人，犧牲小我爲前提。世界上最能幹的科學家，決不能從個人利益中提炼出犧牲的精神。只有基督能把無數對立的「我」，合併爲相親相愛的「我們」。基督的教訓，基督的模範，基督的生命，灌輸到我們心中，能消除矛盾分裂，促成我們愛的大團圓。

△混沌中的秩序▽

走近一人，細細地看，一定會教你作惡。杜思拖益夫斯基（Dostojewski）小說中的主角陰森森地說，自己絕對不會愛親近的人，正因爲親近的緣故。那末你讀歷史，記載全人類的歷史，會有什麼感想？

歷史真是一片混沌！錯誤，私慾，罪惡，反覆循環着；世界大舞台，古今常演着同一悲劇，不過穿插略有變化而已：少數人的橫暴，造成了群眾的浩劫。「歷史家都患憂鬱症。」歷史使你黯然魂銷，使你憤世疾俗，使你披髮佯狂！

但是這都是表面文章，假使你向深處看去，一定會發現歷史的真相。聖文都辣說：『讀歷史，該帶着信仰的眼鏡。』戰爭史，經濟史，政治史：上面，還有宗教史。全部宗教史，一言以蔽之，是天主降生爲人，挽救人類，領導人類完成使命。世界歷史，其實只有這一件大事。不是歷史包括降生，是降生包括歷史。天主降生爲人，爲人類付出的代價，賠補一切罪惡，還綽有餘裕，降生清理『混沌』，決定歷史的意義和路線。

降生的天主，當然站在宇宙的中央，人類一切活動都向他集中。降生前，一切準備他的蒞臨，不但猶太民族，全人類爲基督擁護先驅。古代歷史的悲歡離合，興亡盛衰，都是向基督，向十字架發出的呼號。

降生後，一切是救世工程的發展，結果。真正的歷史，最刻深的歷史，是人類和基督結合，靠基督，在基督內，用辛酸血汗，向天主修誠致敬，贖罪補愆，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人類的前途，不是山窮水盡的絕路，是柳暗花明的『福地』。雖然有時不幸後退，但大體而論，人類確實在前進，在上升。

因此歷史不是古代希臘哲學家大惑不解的永久循環，不是辯證法的矛盾規律，也

不是勒南（Renan）所說的鬼怪醉後作祟。各種噩夢已經甦醒了！歷史是天主在人類自由馳騁的疆場上，指揮若定，從容不迫，進行愛的大工程。環境無論如何惡劣，我們始終把握着希望與行動的理由。

△宇宙神聖▽

我們常有輕蔑，降貶物質世界的趨勢。「二元論」順從了這趨勢，認為物質起源於「惡」，也根本敗壞。哲學上各種排斥物質的唯心唯神論都是變相的二元論。

這物質世界在天主眼中並不壞。天主創造了世界，世界出現後，天主看了表示滿意。

這物質世界因天主降生而再造。人有身體，有靈魂，是精神和物質的會合。「道成人身」，世界的意義和價值因此登峯造極。人和世界分不開，人是小世界，天主取了人性，不能不和世界發生接觸，十六世紀一神學家說，天主第二位不能不提拔世界，和世界聯繫。

世界上的形形式式都變成神聖不可侵犯：肉體神聖，既然天主取了人身；月露風

雲神聖，不是基督也留戀欣賞嗎？他走的羊腸小道，他喝的雅各伯井水，他鋸鉤的樹木，聲音，光明，憂患，安樂，一切都因基督入世而聖化了！

這奇妙的世界，是我們上天的津梁。聖文都辣說：『一切受造物是天主的言語，宣傳天主。』可惜人類在犯罪後，便聽不見世界的真心話了！物質世界面目全非，反搔頭弄姿，引誘我們忘掉天主，世界變成暗無天日的地牢。『誰不認識天主，誰不會在有形的事物中看出天主，真是糊塗蟲。』（智慧書，十三章，一節）在這部彌綸六合的大書中，天主二字已經褪色，看不清楚了。世界上那些自名為博古通今的大學士，也忘掉了書上的基本字母。

基督來了，他向我們解釋世界，教我們『讀世界』的拼音。世界不再是獅首人身的妖怪提出來的難題了。世界是一大比喻，基督已經給我們解決的秘訣。『世界是一篇文章，敘述本身的虛無，造物主的偉大。』世界重新成爲天主的啟示，天主的化身。

基督誕生後，世界不再是怪僻的啞謎，也不是各種矛盾勢力的交織。人類，在人而天主的基督中，重新君臨萬物，統治世界，物質雖然反抗，謀害人類，但是這反抗，這陰謀反帶給人類開拓生命的良機。世界不會再有浩劫了。我們只會碰到暫時的

困難：物質是一種障礙，一種試探，鍛鍊人格的障礙，協助成功的試探。

再進一層說，物質不是已經成爲基督的身體嗎，不是供給着『聖事』的材料嗎？基督本身是第一件『聖事』，是天主啟示人類，施捨恩寵的『大記號』。『他身上發出神力，治愈百病。』路加福音，六章，十九節基督當然也能運用物質來廣續救世的工程；水，油，餅，酒：被基督選中，參加新約聖事的組織。

降生後的世界，不只是一冊畫家的臨本，不只是一部科學家像孩子一般玩弄着的精巧機械，不只是一所生產消費大合作社，不只是人類角逐的戰場：

世界是一所大堂，天主降生親身祝聖的大堂，世界是天主的反映，是我們和天主結合的工具。單看表面，降生前後，世界並未改觀。其實基督的光芒照耀後，我們括目看去，降生後的世界和降生前世界完全不同。降生爲人的天主澈底改變了世界。

結 論

Chevrier 司鐸默想聖經時，禁不住喊道：『耶穌基督，多麼美！』我們對於教會，也該有同樣的感想：『天主教，多麼美！』『教友』二字，是我們的光榮，我們該以

此自傲。世界上不斷有人想出許多理由，反對天主教；但是誰真的認識了天主教，決不會說天主教幼稚可笑的！

人而天主的宗教，不但給我們自尊心，還給我們絕對的信心；世界可以被各種學說動搖，我們的信心絕對不會動搖。許多學說妄想把「人變為天主」，我們有更好的學說：「天主變成人」。

我們該服膺不失，該孳孳不倦，發掘「基督的無盡藏」致厄弗所人書，三章，八節。

對於人生，對於世界，不論別人抱着什麼態度，我們是始終樂觀：天主降生後，悲觀，消極，為天主是極大侮辱。天主祝福的世界，誰該咀咒？天主所取的人性，誰該說它壞？我們認為不可藥救的「人」，却被基督愛上了，救贖了，還奉命變為基督的肢體呢！

我們應該記住一點，便是降生正在逐步完成中。世界和人類的「神化」不是一幕好看的戲，是一樁偉大無比的工程。各人努力，自助助人，和衷共濟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。

20
442144
131

442144